

编者按

10月14日晚,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按得票数排序)5部作品共同获得这项殊荣。

茅盾文学奖是我国目前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于1981年设立,旨在褒奖优秀长篇小说创作。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范围是2015年至2018年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成书出版、字数13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本届获奖的五位作家年龄层次跨度较大,既有出生于1929年的高龄作家徐怀中,也有“40后”作家梁晓声,“60后”作家陈彦、李洱,最年轻的是出生于1978年的青年作家徐则臣。

本组稿件以书评和报道的形式展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风采。



《人世间》



《牵风记》



《北上》



《主角》



《应物兄》

◆《人世间》,梁晓声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 致敬《人世间》

■蓝强

不出意料,著名作家梁晓声的《人世间》获得了本届茅盾文学奖,在八部获奖长篇小说中全票通过,名列第一。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分量最重的奖,这不仅仅是一部作品获得的最高荣誉,还是对梁晓声这个和共和国同龄的作家、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创作不懈耕耘的极大肯定。对《人世间》这样一部10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任何试图从文学技巧上进行解读和分析的行为,都会显得肤浅和不够。

三卷本的《人世间》只写了人世间的极少数人,具体来说,就是以中国北方城市共乐区生活的周秉昆一家为主体散开去,刻画了在这里出生又最终从这里走出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出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巨变。

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国经历了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推荐上大学、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对外开放、搞活经济、国企改革、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变革,《人世间》就立足底层,用平民的视角,抒写了草根青年的奋斗和拼搏,展示了普通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的喜怒哀乐,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基层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

小说中所描写的周氏一家,从“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德才兼备的周秉义、周蓉兄妹,到人称“一根筋”的周秉昆,个性和修养有别,却都不遗余力践行中国传统道德,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他们有的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成为社会精英,有的虽然

经过努力却依旧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但无论谁身上都会有不同的生命微光在永远闪耀,都会有梦想的力量在荡气回肠,这和我们先贤对人的定义对人世间的价值评判一以贯之。

尤其小说的主人公周秉昆,他个性倔强,执着爱情,信守承诺,敢于担当,扶危济困,鞭挞丑恶,对自己的内心审视从不停止,毫不留情。

《人世间》写的是共乐区的百年历史,周秉昆一家四代人和时代社会密不可分的情感。作为一家之主,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这个1920年出生的老人,就是近代百年中国历史的亲历者。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六十六岁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叶归根,终于又回到老家了。领导们对他这位“大三线”的老建筑工人始终厚爱,有意让他的工龄延长了两年,这样他的工龄就可以达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领八九元工资。他对此心存感激——尽管受到格外关照,每月也只不过52元退休金。在当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资最高的人,比许多在职人员的工资还高,很被人羡慕。

在以往20余年里,他的人生在光字片那个家为支点,向中国那些偏远的、经济落后、崇山峻岭的省份“发射”,他一直游弋于那些省份之间——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发射台。现在,这一颗“老卫星”耗尽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仅有标志意义了。

通过这段,我们才会明白,只有文字,才可以如此精练如此概括地把一个老人复杂的一生,描摹得如此淡然

洒脱如此平凡有趣,真正于舒缓处见波涛,于无声处听惊雷。

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一把有灵魂的手术刀,他用自己的全部艺术激情,在人世间这个庞大臃肿的肢体上,切出一道精心选择的口子,吸引读者深入进去,看到真相,发现苦难,发现理想,完美自己的人生。

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一台神通广大的时光机,它带你穿越时空,让你在全身颤栗中,不知不觉地看到你想象不到的过去和未来,从而明白地选择,坚定地生活。

梁晓声就是这样一位好作家。《人世间》就是这样一部好作品。

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就是人从最初的走出动物世界,来到人间,然后传播文明,努力修养自身,能够最终走出人间,来到神的世界、圣人的世界。

那些有追求的人高尚的人,总是会用尽各种办法抛弃作为人的负累努力走出人间,向更高的神和圣人的层面前进,从而在人间的历史中得到永生。

这是一种对人类整体素质提升的巨大贡献。人类的世界不能向下走,而一切向前,为了个人感官享受刺激,就是在向下走,在重回动物世界。

忍得寂寞,才留得壮阔。守得人心,才赢得世界。

梁晓声的《人世间》,就让我们从人间得到了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走向神圣的召唤。

这样的《人世间》,在当今这样迷惘混乱的人世间,更值得我们所有人世间的人去致敬!

(作者系山东日照市作协副主席)

◆《主角》,陈彦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 书写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力量

■杨辉

读《主角》,最易产生的感受是:这是一部关于人的在世经验的“悟”书。这里有生死、兴废、起落、沉浮、荣辱、兴衰;有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四时交替、人事兴废、花开花落;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人生的大热闹;有热闹背后荣辱无常、盛筵必散的彻骨凄凉。如是种种,构成了广阔的人间世界。围绕着主角秦娥的命运起伏活动着不同类别、形形色色的上百个人物,他们也各有其爱憎,有其哀乐,有他们为之奋斗为之慷慨激昂心雄万夫却也为之歌哭为之伤心落泪的种种事项。这些身份各异、性情不同的各类人物,活跃在《主角》所敞开的宏大世界中,这也是你我的世界,或者说,我们的世界因《主角》而得到了深入、恰切的表达。也端的是:“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主角》似乎也用心于此。作者写秦娥自11岁学戏至50岁成为一代秦腔名伶。其间40余年悲欢交集、荣辱无常、起伏无定的复杂际遇,写她吃尽苦头尝遍冷暖历尽沧桑,数度面临临外交困、身心俱疲之境而由解脱——她有所爱却不能相知相守;无意于名利却总为名利所伤;个人贡献虽大却鲜有享受生活的可能;甚至被

迫屡屡面对生死离别天人永隔的极端悲苦之境……作者也写她40余年用志不分、心系一处,不遵他顾,专精于戏曲“惊天艺”的刻苦修习。最终个人技艺与生命经验相互成就、互相影响,且能将地域文化精神气脉和众家之长融于一身,遂成懂人心、通人性的一代秦腔大家。其演出大气磅礴、挥洒自如、精彩绝伦,甚至可谓炉火纯青、无人可及。秦腔也因她的出现而在新的时代大放异彩。个人生活与事业的精进恰成鲜明对照。一言以蔽之,可谓“占尽了风头听尽了雨,捧够了鲜花也触尽礁。”

虽详细铺陈人的在世经验的辛酸与无奈,几近苍然悲凉,但《主角》显然并未止笔于此。作者并不将作品导向颓然之境,而是有更为宏阔的用心——以秦娥为典型,书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40年间虽面对外部世界的重重压力,秦娥始终矢志不渝攻克难关精进不已,在技艺学习上精益求精,最终既使得个人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最大限度地推进了秦腔在新的时代的迅猛发展——此为个人价值最根本的体现。

同样,即便情感生活不尽如人意——孩子痴傻、舞台坍塌,及至痛失爱子,爱人石怀玉因她离世等等经历,

让她也时常萌发退念,但终究退无可退,只能以进为退。这便是《主角》的题旨之一:做“主角”,就意味着隐忍、受难、牺牲、奉献,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也得承受种种来自外部的压力。

如果仅仅从“个人”的生命遭际看,忆秦娥40年的命运遭际或可谓苦不堪言,尤其是当养女宋雨终成“小忆秦娥”时,她必须面对一代人退场的历史命运——这对寄身于戏曲,唯有在演中才能获得内心安稳的忆秦娥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当此之际,忆秦娥面临着人生最为艰难的选择。而正是精神导师秦八娃劝告她,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传帮带”的历史责任。如同忠、孝、仁、义四位老艺人当年无私培养她一般,将经由自身生命和艺术经验融汇而成的技艺再传给如宋雨一般的下一代,以使秦腔文脉不绝、后继有人,个人的艺术生命也因之得以延续。亦即努力将“个人”价值融入“集体”利益之中,从而获致更为长久的“生命”。戏曲的代际传承如是,其他行业各色人等生命价值的终极依托亦如是。民族精神传承千年生生不息的精髓,也就在这里了。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牵风记》,徐怀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 战争中的温情

◎ 闫学: 小说一反战争文学的残酷血腥,在宏大战争的缝隙中,用二十八章和一个序曲、一个尾声,共计20万字的篇幅,通过三个人一匹马的经历,以浪漫、温情展现了人性之美,生命之花的芬芳。

虽然小说不以表现宏大战争场面为主,但是作者丰富的阅历和亲身经历也让不多的战争片段精彩纷呈。尤其是黄河七月桃花汛的渡河战役;曹水儿如何干掉对方4名训练有素的巡逻士兵,保护了身受重伤的汪可逾,叙述非常细致生动,电影式画面感极强,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同时,作品叙述的关于战争史、战略战术、兵法兵器等方面的知识,展现了作者丰厚的军事素养;古琴、书法在作品中的熟练运用,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素养。

阅读这部小说,让人想到茹志鹃的《百合花》。两部作品虽然相隔60余年,但是有革命浪漫主义的一脉相承之余,有异曲同工之妙,让残酷的战争岁月有

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人性的温情。

## 析风

◎ 王云峰: 女主人公汪可逾的宋代古琴,是本书的胆胆之一。故事以《高山流水》开头,引出汪可逾与齐竟的书琴因缘;一曲《关山月》,生出战马滩来与文化教员汪可逾的知音之情;而汪可逾临终前连续弹出的《高山流水》《幽兰》《酒狂》《秋夜读易》《平沙落雁》《渔樵问答》《关山月》,则是一曲战争年代文艺女青年的天鹅之歌。

陪伴汪可逾死去的,是战马滩来,琴的知音;陪伴齐竟死去的,是宠物布偶猫。马是高贵的,猫是平庸的,作者的情感倾向通过过故事透纸背。这把宋代古琴的空弦绝响,也让一段战争年代的爱情故事画上句号,任其遗绪在风中飘散……

## 爱在灵与肉的冲撞下,是毁灭还是被净化?

◎ 新疆洛洛: 作为挺进大别山事件的亲历者,徐怀中将自己

泪浸染过的经历转化成文字,呈现给读者。但小说不囿于一贯书写战争作品的风格,大胆创新,将“柔情”“真诚”“纯洁”浸染在硝烟四起的血腥战火中,冲淡着人脑记忆皮层中战争的“残酷”“暴虐”“冷血”,以唯美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不一样的战争场面。人性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不再单是“冷酷”“无情”“残忍”,桎梏的烈火淬炼出人性的光辉,让读者不仅只有“绝望”——“不抱希望”就是“希望”。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承载的使命,就是让人知道了生活的残酷真相后,还能继续带着希望、爱和勇气去活!

## 独立女性永远是舞台的主角

◎ 逃离的默尔索: 关于女性的思考可能就是《牵风记》带给我们价值之一,像汪可逾这样一个完美女性在作品中存在的意义也就清晰可见了,故事虽然结束了,而关于“女性的思考”这一主题在未来的作品中仍会继续下去。(摘自豆瓣,喜平整理)

◆《北上》,徐则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大水汤汤,溯流北上,青春作伴,还我故乡。借由一趟千年运河之旅,徐则臣也用《北上》这部小说书写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段秘史。

## 北上寻根

《北上》的种子萌发于2014年。那时,徐则臣刚刚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合作了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并大获成功。在北京当代高城的一个咖啡馆里,该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和徐则臣对谈,没想到聊出了一个令两人兴奋的创意,那就是写一部完全以大运河为主角的作品。这就是后来的《北上》。

《北上》讲述了1901年,意大利旅行探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与主人公之一谢平遥以及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孙氏兄弟等人开始了一段运河之旅。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更是一次寻根之旅。

在《北上》责任编辑陈玉成看来,这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方位展现大运河文化的恢宏画卷。“徐则臣走出当代都会外乡人的生活,深入运河旧境及近代中国社会的肌理深处,以一条千年长河的兴衰命运写下了自己对于一段百年国史的深刻洞见。全书横跨历史与当代,朝野与官民、南北中国与东西世界,格局大开大合,可以说是为近几年来已经繁荣的运河题材书写,贡献出了最具温度与力度的又一次创作。”

《北上》的题材宏大,但对情节展现与人物塑造的笔触却饱满而细腻。书中有几处情节尤其让陈玉成印象深刻。“在历史部分,徐则臣勾勒出了一幅夜航船的动人画面。千里夜渡,灯火为伴。谢平遥船舱夜读,想到1839年龚自珍自京南归,而自己此时北上往去无所知之地,不禁神伤。这呈现出知识分子面对古老中国遭遇劫变时的茫然,运河之子在漕运断流之前的隐忧与敏感,中西文明碰撞之时国人寻找精神原乡与到世界去的矛盾与撕裂。”陈玉成说。

在《北上》的现实部分,徐则臣还埋了一个“彩蛋”——当谢望和率舟后提出去运河边的一家诊所“大和堂”时,孙宴临说:“早关张了。初医生全家搬走了。”“大和堂”与初医生均出自徐则臣的作品《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写走出,初平阳走向世界;《北上》则是写回归,溯流北上,纵前有险滩,道阻且长,也要看一看流过的运河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模样。

## 文学与历史的交融

对于运河,徐则臣再熟悉不过了。出

◆《应物兄》,李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 小说如何讲述时代

■刘伟

李洱一直是那种在刀刃上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叙事,常常把我们带到小说文体的边界,让我们重新思考小说的可能性。13年来,除了有限的几个短篇,李洱几乎没有作品发表。可以想象他在漫长的时间里承受的“表意的焦虑”。

现在,李洱把《应物兄》带到我们面前。李洱是文体意识较强的作家。从早年的小说《遗忘》到广获好评的《花腔》,我感受李洱的写作,总是有审美与历史的多重企图。他对小说形式的看重,几乎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但李洱也同样看到,小说如果只是在形式上用力,不能与时代形成对话关系,小说也会走向自我封闭。

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在试图重建一种及物的写作。无论是知识分子题材还是到历史文献档案中去寻觅个人踪影,都包含着一种观念性的追求,他始终在以一种审美的方式,与时代对话,以小说的方式探问人的精神境况。

《应物兄》的情节很简单,围绕太和研究院筹建,应物兄与省长、商人、媒体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发生了关联,但小说叙事却是超低速前进的。

小说的开局,就让人担心叙事的动力随时可能消失,但读到20页,就会发现这部小说根本不需要动力,它是不断自我生长的。那些细节根本不受控于总体性。与那些受总体性支配的长篇小说相比,《应物兄》从容挥洒,随时准备开枝散叶,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这种处理方式也让小说的语言更有活力,不必为了叙事的进程而匆匆赶路,而是可以从容摹写各色人物的声音,让小说更有一种“杂语性”。

实际上,这也是李洱一贯的美学追求,他特别注意让小说中人物站出来说话,而不是采用单一的叙述话语压制人物本身的声口。语言是《应物兄》的主要贡献,它在高雅、俚俗、传统、现代之间创造了一种奇妙的混合。细心的读者可以

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的他,家后面就有数条河流,初中学校门口便是江苏最大的运河——石安运河。成年后,徐则臣在有着“运河之都”美誉的淮安工作和生活了几年,每天都在京杭运河的两岸穿梭。

写作《北上》的四五年间,业余时间徐则臣做得最多的一件事,仍是沿着这条千里大河来回走,读了六七十本书。他笑言“差不多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半吊子运河专家”。

2018年7月,在《北上》创作进入收官阶段时,韩敬群、陈玉成和徐则臣邀请北京物资学院教授、运河文化专家陈喜波,一同前往小说中故事命运的终点——北京通州。陈玉成还记得,当他们来到北运河通济桥边时,只看到五河相汇处的“京杭大运河北起点”一片平静,此后到访的曾是“大运河第一码头”的张家湾码头,更见落寞。

陈玉成回忆说,“除了听陈先生讲解通州地理生态,偶尔参与进我们的交流外,更多的时候,徐则臣只是用随身的小笔记本记一些素材。在《北上》即将完稿之时重访通州原因,对于地理细节的订正与补充是一个原因,但这更是一位对运河情感深厚的写作者的一种仪式感。”

严肃文学中扎实的历史写作最具密度,其难度亦可想见。在陈玉成看来,这难就难在对历史典籍与民间逸闻的爬梳剔抉,对文学演绎介入史实与大势时的精细练达,如果由此能写出一种人间烟火气十足的故事则更为难得。

“徐则臣写下的这部运河故事庶几近之。”陈玉成说,“他将自己对于运河及国史的阅读和理解彻底打碎,重新组合。经由北上之行,徐则臣以雄健的文人笔墨,在中西交汇的全球视野下,再现了一幅上世纪初以来的浮世众生相。举凡国家、黎民、种族、东西、宗教、文明等课题均有所涉,官府、军队、教会、拳民、漕帮、船夫等阶层不一而足。徐则臣在运河的命运中寻找着国运衰败的前因,并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作一注解,同时为‘到世界去’的文学版图提供了一种更具历史维度和文明深度的参考系。”

# 写在运河上的民族秘史

■本报记者 张文静